

大藏經與紫柏

梁永康

大藏經者，經律論三藏之總集也。唐代以後，譯述佛經，與時而增，其輯爲總集者，名之曰藏。當其肇始，初刻于石，北齊時大將軍唐邕已刻維摩詰經、彌勒成佛經等于河南省北響堂山石壁；及隋刻者漸繁，至僧靜琬于北京大房山鑿石刻經，每滿一室，則以巨石塞門，在其寂前已滿七室。其弟子導公、儀公及善信等廣續其事，歷世相承，刻經不絕足垂不朽。（筆者於一百四十年香港佛教內曾有文簡介）。其刻諸於木者則隋唐時早已有之，較五代時馮道之刻儒經爲先，但刊出者均爲散本。其動用國家之資財，經有系統之整理，出諸帝王之勅令者，則以宋太祖勅雕之開寶藏導其先河。藏中經籍，悉照唐代開元釋教錄所載，計五千餘卷，編號用千字文。爲卷子式，與吳越雷峯塔寶篋陀羅尼經同。其後徽宗崇寧二年刻成之崇寧萬壽藏，乃改用梵夾本（摺本）以迄清代之龍藏，均沿用此式爲多。

佛藏在世界各國，多有翻譯，然以漢文藏經弘傳最廣。現仍可考者如宋之開寶藏、金藏（趙城本）、崇寧藏、毘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元之普寧藏。明太祖在南京開雕之南藏，明成祖在北京開雕之北藏，明嘉靖時民間所刻之武林藏。萬曆中紫柏大師繼武林藏後，發願刊刻之徑山藏，及清代雍正時開雕之龍藏。同治五年楊仁山集各地刻本之百納藏。清末宣統三年上海類伽精舍主人羅迦陵女士（猶太籍富豪哈同之妻）所刻之類伽藏。民國十一年上海商務版之影印續藏，皆卷帙浩繁，費時甚久，而近年台板之大正藏。中華藏經會版第一輯宋版磧砂藏第二輯明版嘉興正續藏（註一）及港台兩地大德合印之卍字續藏（註二）均有裨于弘揚正法，續佛慧命者。

藏經除近代刊印者外，均盛行梵夾本。貯藏則充塞棟宇、携

帶則汗及馬牛，未能普及民間。只緣風氣之所趨，遂相沿而莫改。至明末紫柏大師出，發願刻經，廢除積習，易梵夾爲方冊本，學者便之。因是時雖有南北二藏，而民間請印不易，募資集刻，便利殊多。其刻藏緣起曰：「嘉隆間，袁汾溫以大法辛秋，僧曹無遠慮，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經板，海內不下二十餘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藏久腐朽，燕京板雖完壯，字畫清白顯明，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請，不敢擅便。又世故無常，治亂豈可逆定。不若易梵夾爲方冊，則印造之者價不高，而書不重。價不高則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縱經世亂，必焚毀不盡，使法寶常存，慧命堅固！譬夫廣種薄收，雖遭饑饉，不至餓死。時法本禪人，實聞此言。但本分自顧力弱，不能圖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膈間，無須與敢忘者也。至於萬曆七年，予來自嵩山、掛錫清風徑上、去大雲寺不甚遠；寺有雲谷老宿，乃空門白眉也。時本公爲雲谷侍者，予訪雲谷於大雲，復值本公在焉。既而及刻藏之舉，以爲非三萬金未能完此；衆生以財爲命，豈易乞哉？大都常人之情，有傷其命，雖父母兄弟妻子之間，有不悅者；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誰願之哉？予曰：小子何不見大若是乎？但恐辦心不真、真則何慮無成？且堂堂大明，反不若宋元之盛哉！宋板藏經，亦有書刻者，元板亦不下十餘副，子急圖之，毋自歎！老漢雖不敏，敢爲刻藏之旗鼓。旗所以一人之目，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一則明，耳一則聰；聰之與明，衆生之所本有者，特無大法以薰開其心，故雖有而不能用。子謂衆生財與命同，以故難乞，殊不知以財爲重者，誠聰明未啓耳；如聰明一啓，即知此身幻化非堅，此心起滅不常矣。既知此矣，即乞其頭，亦歡然願施者，況身外阿堵物耶」。其反覆辯難，力排衆議，以抵於成，無畏精神，由茲可見。此藏明萬曆中初刻於五台山，後移徑山寂照菴，及在嘉興、金壇等處開刊，至清康熙十六年正藏告成，計六千九百五十六卷，俱方冊本，尚有續藏數十函，各版皆彙集在嘉興楞嚴寺印行，故世又名之爲嘉興藏。是時師已早寂，而不及見其完成矣，然遺愛在人，固亦磨而不滅者。

曩昔大藏經之刻印流通，多由國家主之，出於帝王之欽命操

諸大臣之手中，完成後乃頒發各地。如宋代之開寶藏，來朝請經者及於外國日本高麗等地。而國內請者因程序冗繁，亦求之非易。例如清代龍藏，有僧人入京數年，仍不能請藏回山者。其能得蒙御賜，大功告成則引為殊榮。迎藏時，當地官民，奔走駭汗，茲引虛雲上人年譜內載入京請藏事一則，以見當日法寶之難求：『予留京師，商諸護法，以自清朝開國以來，於雲南地方未有頒發龍藏，似應奏請頒藏經全部，法惠遐邇，旋由肅親王發起總管內務府大臣奏曰：

為請旨事，據僧錄司掌印僧人法安稟明，雲南省大理府賓川縣雞足山鉢孟峯迎祥寺住持僧人虛雲呈稱，本寺係為名山古剎道場，缺少藏經，願欲請頒龍藏一份，永遠供奉，查此山寺，即迦葉尊者勝會，其寺實屬古剎，請頒龍藏，為崇佛法，經民政部尚書肅、柏林寺住持澄海、龍興寺住持道興等。加結前來，謹據呈奏請，如蒙諭允，應由臣衙門傳知僧錄司，轉飭辦理，為此謹奏，請旨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硃批奉旨依議欽此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雲南雞足山鉢孟峯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

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

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伴回山，永鎮山門，善為佈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日給

請藏諸事，業已辦竣，二十日接鼓山妙老來書曰「藏經起行，先到廈門，由南洋運滇，經暫留廈，汝速回鼓山一晤」。此次奉經南回在京中各護法出力甚多。此因上人盛德足以感人，然遠因在庚子時聯軍陷北京，王公大臣有住龍泉寺者，勸上人與伊等隨扈蹕西行，至西安後巡撫岑春煊迎臥龍寺建息災法會。因隨鑾時各王公為之在京策劃上奏，乃克取經，固殊非倖致者。即取得後，亦非人人可以入目，故推廣民間之印藏實屬有其必要者，足見

紫柏大師當年印藏之功為不可沒也。

師諱真可，字達觀，紫柏其號也。父沈，世居吳江太湖。髫年性雄猛，貌偉而性烈。年十七仗劍遊塞上，至蘇州，天大雨，值虎丘僧明覺。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翌晨，入覺室，解腰纏授覺請薙髮，遂禮覺為師。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出家後嫉惡如仇，嚴以律己。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平日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汝痛責三十棒，輕則倍其數。遂授杖於知事，自伏地于佛前，受杖，股乃如墨。其自律也如此。雖自謙稱受性豪放，習亦粗戇，然文筆明快，令人初見眼明。遺集中如釋金剛經、釋十二因緣、唯識畧解等，均片言居要，不為贅語浮詞，於經論中別具風格，為明四僧中之突出者。然以剛毅受嫉，執政者欲死之，師遂索浴說偈端坐而化。以其平昔禪淨雙修，故得來去自如。時明萬曆癸卯冬月也。

明代末葉，四僧相繼出，皆述作豐宏，文筆流暢。以風格論，蓮池為文藻麗，昭息六朝；藕益真樸自然，具山林氣；憨山儒佛老莊，一以貫之；紫柏則五月榴花，耀人眼目。降及清代，則夢東得其輕清，印光得其端重，而其藉文字般若，為說法度人之具。宏宣淨土，示離苦得樂之方則一也。以迄於今，承古德之遺緒，餘韻流風，或亦有其未泯者在！而師之矢志刻經，澤垂後世，且及海外（今日本之黃蘗藏，亦依徑山藏而翻刻），甘露慈雲，無遠弗屆。其高瞻遠矚，誠有足多者。

（註一）

修訂中華大藏經會，於一九六五年，影印版宋磧砂藏，後二年又印明版嘉興正續藏，迄今將已完成。該版是據明萬曆十七年紫柏大師創刻本，該藏只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一部已不完全。印藏過程見該會總編輯蔡念生居士所著「二十年來的藏經編修與出版」一文中。載於菩提樹二百一十五期內。

（註二）

此字續藏由一九六七年香港影印藏經委員會致函中國佛教會建議合作共印此經。版本精裝裝金，美觀堂皇，為佛教出版史上最講究，最名貴之藏經。其印經始末，見悟一法師文中。載在菩提樹二百二十六期內。